魏書 卷八十五至九十四

列傳七十三至八十二

文苑 袁躍 子聿脩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孝感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合狐仕 皇甫奴
吳悉達 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節義 于什門等二十一人

良吏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子季儒 路邕 閻慶脩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趙霸 羊祉 崔暹 鄭道元 谷楷

逸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術藝 畢榮 張淵 孫信 信都芳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庾文和等

列女 崔儁妻封氏等十七人

恩倖 王叡 至徐紇等九人 閹官 宗愛 至劉思逸等二十五人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

[illegible]

離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鋭情文學益以頡頏漢徹掩跱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飜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飜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爲博洽蠕蠕王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飜以子聿脩繼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並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濟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

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鸞鸞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平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實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敬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

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
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
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寀僚以伯茂爲
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諮
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
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榮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
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
諮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
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竊其本
列與監同行以紊擊柝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

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忘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
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
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
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慟泣一飲一酹曰裴中
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
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倜儻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
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
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繇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
學早有才情薄賓客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計闕中以子明爲東閤
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濫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

書奉神儁奏所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昌籍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所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所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所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朱遊遊以公斷見知時與所嘲謔所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勿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所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所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七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克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

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未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萬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渡對曰王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辭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救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

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瘞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吾有進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蜕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斌云能致九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甄巛屯鳳尊氏圖定沖油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依孰之飾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僮婢簡粟糲之琰遇見切責救留輕粗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耕牛得剩六耕即令送還

刁王刁王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塞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空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昫字寶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怒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剋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

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
刑交隆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
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
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
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
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
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
無善鎮將申年餘入仕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
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謐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並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
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
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
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
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
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
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
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
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

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譜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荷氏
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
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
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瀰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
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窮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
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
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
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
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
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
是爭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賴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始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髮髭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

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塟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艸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終

魏收書孝感傳亡唯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卜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叙目并傳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叙前後不同惟揚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同之

亞洲北寫蘭氏圖書館藏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亞洲北寫蘭氏圖書館藏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之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怏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入和龍入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
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
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
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
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
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文德刺史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
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勝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
固曰今古異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
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泄固乃攜
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
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
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
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
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
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褲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
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王升遐安
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
敕勒部人蝁扶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扶寅自誣已殺

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業（此羅本作囚之叢）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

樂陵太守諡曰忠

子榮宣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文嚴其捷捷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撫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白昫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

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栅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
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敲擊言不得
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
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收以世澄購其
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
巡遠村場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
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
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
降賊忿各刺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
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九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
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
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
書奏標其門閭

于謹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
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旌標
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
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致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魏收書節義傳亡

甄巛屯圖蔔氏圖定用本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甄巛屯圖蔔氏圖定用本

羊[illegible]

[illegible]

罷侯置守[illegible]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illegible]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illegible]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illegible]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illegible]有[illegible]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illegible]遺黎未純擁節[illegible]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illegible]和[illegible]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虐[illegible]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符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皐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皐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皐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資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愀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子晧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龍江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荷且浦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間有違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鄉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克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飜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吃才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若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吃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者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

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涖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

宣州鎮戚使聞知邑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徹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徹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徹自涖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巳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俞徵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揣平嘉行揣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才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衆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乎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汝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

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
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歸由是徽音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
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
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驃騎郡尉又從駕
壽春敕纂綏淮慰勞豫州刺史田
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陞男賞帛五
百匹數日之中散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
田隨供軍費除南泰州武都太守正
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泰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
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
將軍陰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敕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
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養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
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惰者加以罪譴有死問生甚
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
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
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
河人房遐等三百人頻纂德政乞重
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
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
慰諭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
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
滅定州刺史薛暈尚以纂老舊令
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

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疏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
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

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
歸系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慣然有器望少
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
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
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
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
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
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
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薛加平南
將軍繼酋田盤石田檄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
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
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廣之襁負而
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
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
不好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
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實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寶武之
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
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岡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

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王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轡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倫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又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摛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遷淺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晝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

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後談者元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

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
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儻疾告列
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
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
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宜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
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
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
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尊卑優劣顯
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
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
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
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
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
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儻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
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
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
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暮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
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
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
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衰明有儻疾告列之
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諡之文姜以告齊
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

覇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熙

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訢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終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

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内治任刑罰肅爲
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
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
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
刺胃腹二十餘猪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
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
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
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
毀中尚書叔孫侯頭内直而鬬於一時泥以法縋之侯頭恃寵
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
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
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
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眞君中爲狄道護
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
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
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宫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
崩詔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
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
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内太
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
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

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豪猾黨遏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
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
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興罷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
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
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
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刻之
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獷州中豪
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
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馮郎羌深姑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蔓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其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廷初洪之徵時妻張氏劉氏劉芳從
資產自資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
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妯竸
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在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
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redacted]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
鐫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狠藉又以
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
堪忍疹疾炙療艾灶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
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者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
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即而引
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
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

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其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啟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

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
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
鎭遇城亂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産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古凶
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
賊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亭牧者各爲部帥於
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
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
赦提設防遏追窮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
追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
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強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
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
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
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匈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
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
聞中散李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眞香驗案其罪赦提懼
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不妻恃不親貴自許詣不申訴求
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
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眞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
索不果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
誣罪就事恐有不盡使爲部令趙泰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
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詔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

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嘗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
霸酷虐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
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
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
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逼
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復好刑名爲司
空令輔國長史龔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
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
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
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泰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
天性酷忍又不清絜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
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特節領步騎萬萬先
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
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軍法所糾會赦免後加平北
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
龍議謚曰祉志存理輸不避彊禦及贊戎律雄武斯裁仗節撫藩
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
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
屢發而禮官虛迷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
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覆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
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拾其行迹

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大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好獵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眞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illegible]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眞肅宗以沃野懷[illegible]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鎭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勑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駐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益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向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東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淳風殆盡雖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寘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

錄眭夸等爲逸士傳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躭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塟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

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遠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校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遊令還山居校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盡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寒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幘帢又以高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還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舍利數百餘人莫不異焉

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

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紜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今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紜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眞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汪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

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illegible]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

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措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單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

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閤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偕（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忝營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濳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採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嵇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垂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貫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大士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幃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躭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

棗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曒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終

魏收書逸士傳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德論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王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于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崇遍渾儀曆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餝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牸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廬舍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闕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頓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
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
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
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神麚二年世祖將討蠕蠕
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
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觀象賦
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
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
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
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鶉星之分闇闔晨鼓而爾
瑟流火夕曜以摧頹游氣肸其高峯辰宿煥焉華布視時逝懷川
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
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翫之
頃憺然增懷不覺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
遂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蔭蔮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所乘飄電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機衡南觀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光明之貌也）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旁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

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闔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見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王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爲天帝之馭官傅說登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傅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書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爲相死精上爲星候太古時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爲星水北曰陽在河北乘尾在龍馴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候太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牛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星俠東井東西遙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大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者罔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職亦有之也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論道納言各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論道經邦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十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鼎星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龍頭氐褐引綿紲之中蠻貊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鶉於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分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名位左則天紀檢捔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攝提西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西北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梜近貫索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奮足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大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二星外雲臺二星在太微西南角庫樓烟烟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孫彗彗於參喎丈人二星在市西南星細小遠逸難見老子曰忽兮恍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彗小貌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二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星主典祠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下史北女史記識書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鉤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慾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懲其慾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珠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趨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碋礚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碋礚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既覿鉤陳中禁復覿天帝休息鉤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臥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讌之事故建斗旗為標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閑雅窈窕之[illegible]乃列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於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illegible]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illegible]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illegible]一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illegible]四星在參左足天淵十星在鼈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囷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清泠龍魚擒光以暎連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泠龍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暎亦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歡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南四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爍而暉爛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土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囷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內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內廚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

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三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極難以至困乏闕死生民之極難以至困乏闕死遭陰德之終故窮者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天象宮虛構其曜哉四輔星鬱孛玄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闊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帝謂太微宮也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並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憍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憍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一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暐曄昱其並曜燊若三春之燊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燊華也觀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繽紛飛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不燭上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疾若飛長庚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蚩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大辰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蚩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鄭地

下歲星主木位在東蚩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其下故曰蚩乘龍位壽星宋鄭之分梓慎見蚩乘龍知饑在宋鄭然神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神竈古之良史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衡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力之知晉平公將死衡午謂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神竈古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衡午府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益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觀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衛先生為秦畫策於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白有食鼎之變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盛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友後登帝位嚴陵來入見太史奏太白客星犯帝座光武謂曰乃緣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冥契既往今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此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

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爲水影短爲旱陰精乘箕則大飆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沲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爲淫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爾乃凝神遠矚曬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羞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才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也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熒惑退舍而延二十年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介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刑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虵行而秦滅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矢出虵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爲變要由人事豈妖災而已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闚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

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閻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二家經占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令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算事爲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作圖書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汪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鷹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驟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歐擊不聽近已徇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汪重差勾股復撰步宗仍自汪之合數十卷

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

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遊遁大儒成公
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
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
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
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
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
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
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
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
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
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
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

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
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
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
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
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
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
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
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殂
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
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

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王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讎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提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淸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卽提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譖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

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渤海高道埏清河趙並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
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悦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
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
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内馮
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
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
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恒
之界或時負販或復抄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
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
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
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
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
盧城人最爲凶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
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
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
士騰躍即便尅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
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
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
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兵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

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鎮幽州務加恩騎將軍又爲幽并營
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
已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璽爲人
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術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
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
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
與北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
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
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
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胡於韓陵山
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
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儀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
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疆
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
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與
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
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
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
后尊號謚冊特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

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
列其畫軒轅氏典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
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
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
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
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
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
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
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
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
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以邊徒隸即謂之隸書
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
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
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
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
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
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
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
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書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碑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以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鱗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見便是魯衛音訓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玆惑千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

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䰟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

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元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祖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鍼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軍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

一日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
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
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
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
稍遷内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
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
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
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
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
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
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馳高祖體少
瘳内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
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庶遍陳備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療危篤
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
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華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
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
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
令沈勞勝愈篤療克森論動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
增封辛汝數朝錢爵大隆況疾深於暴展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邍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
猶未闕 集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

匹四十匹出御府縠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騂騮牛十
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
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
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
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
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實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
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行豫章王蕭綜北府王簿從綜鎮彭城
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
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
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甯
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
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
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
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爲
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鍼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
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
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
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

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入宮侍藥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于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鍼之拍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
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
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
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
自在中書恒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
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
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由少游勇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
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
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
繢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
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
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
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
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脩船乘以其多
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
檝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
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剖劂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
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
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
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
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
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少智辯說無端尤
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觀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與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碁曾與李虔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
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
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
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
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
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
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
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賂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
賢所以戒乎妄作是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
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
修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剖劂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九十一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終

此卷上題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合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書藝術傳論云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耿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鑒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宴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遵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還應如影響艮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

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
殞身是效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
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
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
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艮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
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
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
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
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
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

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
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
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母
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
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
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
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房
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
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
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

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
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
士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鄗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
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
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女重
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
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
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劉子不孝吏欲案
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
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當汝左右令其見汝事
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楊與之共食景伯之爲
清温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
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
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兇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兇先率
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
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
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
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
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
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
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

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

須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初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勑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啟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牓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勑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値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呼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例降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仁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

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襯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李廬二門以悼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redacted]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刀思遵所溺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復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刀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晉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列女第八十終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

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詆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撰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肅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淸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宜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熊倩禍福之由焉

王肅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肅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與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丞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肅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肅獨執戟叱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肅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一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肅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

謀逆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
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獻出入帷幄太后密
賜珍玩綵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閹官防致前後巨萬
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
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
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
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
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致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
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耀纓清朝垂周
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
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恩竭盡力命以報
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
流身後犬馬之誠衛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顧
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之要
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
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
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虞典
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
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蒞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
旬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録功舊赦小罪經徭役薄
賦斂脩福業禁淫祀頗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嚢之誠重申於
當能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
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
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

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會高允爲之讚京都士女詔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初叡女妻李沖兒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申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編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壻也假親姻義舊哀紼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聚聲慟泣以嬰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鴈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繡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貴氏爲妃立御於墓左父子并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泰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與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

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侯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尒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眞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祗承兢威心焉靡廉伏惟陛下啟籙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

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
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
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
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
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
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圜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
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惸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蘓人知休泰徐
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
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
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太原王宅椿往爲
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
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
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
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
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
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
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北鄉
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
飾爲意撫兄子收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
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
後
叡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
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克肖侍自太和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於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

余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開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與和中卒

綽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驛慰諭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

定州事至冬上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
以從子伯豫爲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泳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
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泰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
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
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叔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

謚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
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
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
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
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
頗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卽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
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愼自
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
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王子勁共參機
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宗游

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白寮亦聳體而承望焉
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騎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
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
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諍
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歐長壽
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白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
爲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
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
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資幹兄虎貴稍遷羽林中郎從
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叙用爲其脅力置之
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抱忌自以
上谷寇氏得補燕州本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修宅宇
高華妾隸充溢微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
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吏積勞補武陽令
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
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脅力世宗踐作仍充禁侍愛遇日
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
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
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
於遍勸酬酢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
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
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
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
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
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
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倮觀從者噂喈喧譁詬
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
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
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慠無禮物情所
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祗附於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
積其前後愆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
擣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
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擿助攻治之遂乃詔曰小
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
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纂業之初
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
濯兇昏日甚驟佞荐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
陵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囂氣豪心仍懷鄙塞比
聽葬父侈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
雍州人趙僧擣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
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
雖欲捨之辟實難爽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釁

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勑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饑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充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亦被幸妬害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宮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慼及趙脩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啟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驃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隹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

搆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勤彊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焉圖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與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客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覘陷言旣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搆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李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鴆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率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敘用詳又爲啟晚乃拜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王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爲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爲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爲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作宮叙不異掃靜妻義恭姊也情

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
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
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
少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宗不豫義恭晝
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乂又有淫宴多在其
完爲嘗藥次御出爲東泰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悟髭眉曉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貴
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
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求帶謁於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
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徵與趙脩結
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方本怡

太和中歷鄧州刺史定宗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壽爲荆州
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於宛城之南
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
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
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州邕
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
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荆州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
南陽太守怡辭荆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
校尉邕祖嶽舊塋代京喪自平城還塋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
史世宗崩邕兼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
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

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或時爲廷尉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鬥組進飯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中辛勤行飯追遠錄誠宜先推叙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膂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筆捷取其款言謂撾捷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筆扑兼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

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詔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乂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二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會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梟鏡返噬之志與權臣元乂婚姻朋黨虧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姦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同膺準方嚴楚撻枉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

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
寶寅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
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管食與御書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
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
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
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
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直閤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
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令
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
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
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榮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兵
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西
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
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抜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
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
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
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义之害懌也出爲
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貌事义大得
义意及义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
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
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
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
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
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求其指授尋加鎮南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加故紀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紀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問佘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紀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紀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紀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紀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紀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紀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棄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魏書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終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恩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官掖親由襄狎恩生搦丸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覆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也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徃轍而後庭嫉變遊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竊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

月世祖大會於江土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揔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北雍本有嵩妹子三字）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宮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

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嚴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謚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薄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

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爲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中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徵還進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其狀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之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閹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雕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倩率

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于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邁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邁且止邁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三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揆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

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綰太僕曹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鞏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憯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克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御史中散賜爵鞏縣侯遂闕四字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爲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侯復爲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

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祕命在內頒見訪採數蒙賜
賚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
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龍紹傳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中文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父之除
義陽太守為司空劉騰洛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顯鄧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顯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
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積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
以閹閽為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為宮
官事幽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為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季豐之
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闥並致名位積貲巨万第宅華壯文明
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兄腐
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內藏曹
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
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
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高祖

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
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
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
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
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
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謚曰恭孝日車駕親送出
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
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歷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爲
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父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
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爲嬪即父甥也正
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逌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真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
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
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
與母沒內京都遂爲官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
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書侍御尚書賜爵
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
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加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
高祖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
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
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愼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
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
嶷大長秋卿嶷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
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
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
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閒與司徒馮誕同例軍
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
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
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
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給奴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
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
言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
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
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
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
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
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誡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
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
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
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女也
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
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真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光不蒙俱爲羌中
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焉自晉世已
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
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
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
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
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
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
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
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
宇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
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
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
寮舊具設餚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
往還宗承受勑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怒卒
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爲之
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侯如故始遇與抱嶷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
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

于遇時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廐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

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
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
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
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
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
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
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
之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臨朝以
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時（北齊本作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
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
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
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
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
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
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
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
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內
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
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

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剥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贈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袁經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簉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薨日閹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家散露骸骨沒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刑頗涉書記世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克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乂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肅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宮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摠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官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祭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干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綰京樂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當顯慰又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宮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胎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襲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

克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鈎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還爲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欒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欒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冏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爲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出爲新興太守

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止前廢帝以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

關

叔良爲襲季爵卒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脩人也祖羽真君中爲薄骨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大使傳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憂薨年六十二贈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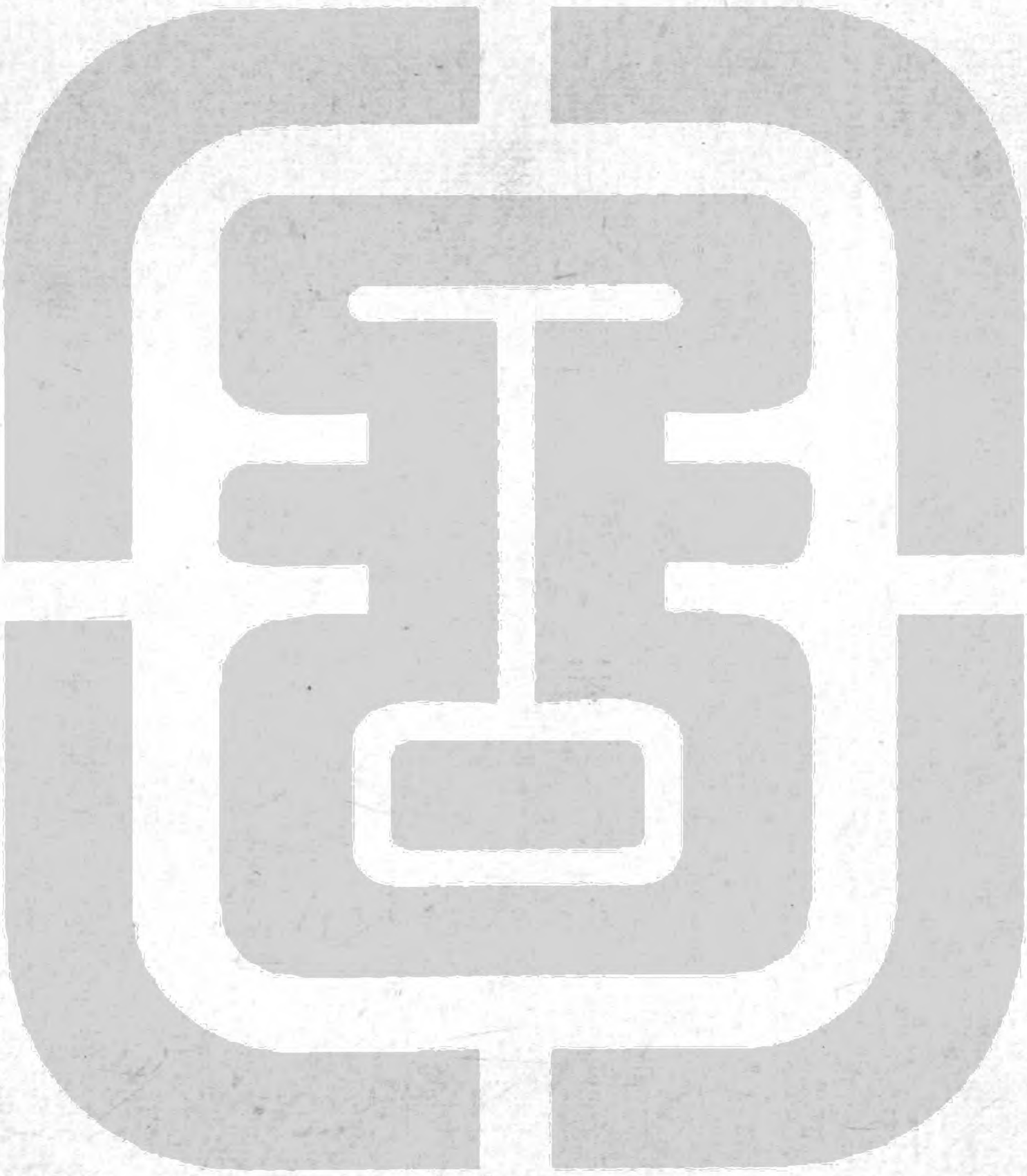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

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壽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津自有封乃啟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與和三年薨卒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苔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克腐刑初為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謹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知遇俱為小黃門每承間陳元义之惡於肅宗元义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义時內外喧喧云义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义詔書已成未及出义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詣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為小解然义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為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為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捕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為陽城榮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終